

Marcel Peyrouton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aghreb

Maroc — Algérie — Tunisi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1966

根据法国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
1966 年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马 格 里 布 通 史

从古代到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

〔法〕马塞尔·佩鲁东著

上海师范大学《马格里布通史》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25 插页 4 字数 253,000

1974 年 4 月第 1 版 197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11171·55 定价：1.75 元

目 录

序言(热罗姆·卡科皮诺)	1
前言	11

第 一 部 份

第 一 章	地理和居民	15
第 二 章	迦太基,罗马,布匿战争	28
第 三 章	早期的柏柏尔王国和罗马殖民	44
第 四 章	汪达尔人	66
第 五 章	查士丁尼,拜占庭和帝国的再征服	72

第 二 部 份

(647—1830 年)

第 六 章	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其人、先知,他的使命、战斗、胜利和结局,经典	81
第 七 章	伊斯兰教(续) 穆罕默德早期的继承者,运动在行进,对穆罕默德身后某些批评的回答	130

第 八 章	阿拉伯人进入马格里布 柏柏尔人的 反抗,哈瓦利吉派的王国,希拉勒人的 入侵	150
第 九 章	柏柏尔帝国 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 德王朝	170
第 十 章	柏柏尔王国	193
第 十 一 章	谢里夫帝国(1553—1859 年) 萨阿德 王朝、阿拉维王朝	203
第 十 二 章	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的阿拉伯艺术和 思想	214
第 十 三 章	土耳其人取得政权(1516—1830 年)	243

第 三 部 份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

(1830—1930 年)

第 十 四 章	征服的序幕	263
第 十 五 章	远征的准备,登陆,阿尔及尔的占领	278
第 十 六 章	初期的接触	292
第 十 七 章	胜利者的结局	304
第 十 八 章	法国人的国王,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不由自主的阿尔及利亚人	317

第十九章	毕若 其人,征服者,行政官	338
第二十章	第二共和国及其教训,拿破仑第三及其犹豫	368
第二十一章	第三共和国 预算自主	379
第二十二章	突尼斯(1830—1940 年)	388
第二十三章	摩洛哥(1859—1940 年)	408
第二十四章	魏刚将军在法属非洲的使命(1940—1941 年)	440

第 四 部 份

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高涨

第二十五章	突尼斯	459
第二十六章	摩洛哥	489
第二十七章	阿尔及利亚(1926—1954 年)	510
第二十八章	如今呢?.....	529

人名译名对照表	541
---------------	-----

地名译名对照表	564
---------------	-----

序 言

据我看来，历史学家阅读佩鲁东大使先生今天献给他们的《马格里布通史》，将会饶有兴趣并有所受益，因为从这位活动家那里，历史学家一定能够听到对他们肩负的使命所发出的召唤。历史学家大概不会非难他没有按源流去编写一部从公元前二千年直到今天的历史著作，这样的著作已耗了不少人的毕生精力。相反，历史学家将由于作者集中了前人各种著作的精粹而感到满意。这是一部如同我们的大师斯特凡讷·格塞尔的八卷《北非古代史》那样的不朽巨著，相当于威·马塞和乔·马塞的各类创新作品，具有和埃·费·哥提埃的《马格里布的黑暗时代》一样的非常有独创性的描述，也可与夏-安·朱利安的结构严谨、文献丰富的概论相媲美，历史人物传记如同布拉歇尔·德普瓦、勒·图尔诺和泰拉斯诸位先生的传记作品一样珍贵。历史学家还将对作者表示祝贺，

因为，他在历任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长、法国驻突尼斯总监、而后驻摩洛哥总监、最后驻阿尔及利亚总督时，从马格里布土地上获得的经验，以及历史学家所能感到的本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马格里布的依恋之情，使得北非史研究活跃起来了。

至于非专业的读者，将会被作者的强劲有力和色彩鲜明的文风所吸引，书中充满着栩栩如生的画面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语调；同时，也将会深刻体会到作者的缜密观察和力求客观的严谨态度。

我将把前几章搁在一边，我为其简略而感到遗憾，如关于马格里布的地理，关于以“伊斯兰教为唯一联系”的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区别，关于古代迦太基和罗马的统治（六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以及关于穆斯林时代（尽管我对伊斯兰教起源的分析甚有兴趣，这一部份和我刚收到的热拉尔·瓦尔特先生的著作一样，对先知^①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探索）。我幸有一点时间，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着重提一提本书的后半部，在后半部出现了法国，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的才华

① 先知，此处指穆罕默德。——译者

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作者简要地叙述了占领阿尔及尔的经过，其逼真的描述是激动人心的，他为布尔蒙元帅——这次征服应归功于他——的事业进行如此热烈的申辩，使人对这位由于重提滑铁卢旧案而被严加追究，并在闪电式的胜利之后即被流放的征服者产生了一种缅怀往昔的同情。布尔蒙根本没有在1830年的那些不祥的七月敕令上副署，因此不能把他牵连到查理十世的大臣的案件中去；然而他得到了某种类似命令的劝告，叫他绝对不要返回法国，他甘愿流亡在外，当他要求提供一艘军舰把他送到西班牙去时，却又遭到他的旧部下迪佩雷海军上将的拒绝；他形影孤单，随身携带的唯一的胜利纪念品就是一只盒子，里面盛着他在战场上阵亡的儿子的一颗心。面对着这位胜利者不公道的遭遇，怎么能够一点儿也不分担佩鲁东先生的义愤呢？当里奥戴奉召返回法国的时候，第三共和国对他在摩洛哥所开创的伟业丝毫没有表示敬意，却把鸣礼炮致敬的荣誉让给了一些英国水手。在作者把七月王朝对布尔蒙的忘恩负义与第三共和国对里奥戴的忘恩负义作了类比之后，又怎么

能够无动于衷呢？

佩鲁东先生为毕若勾画了一幅十分逼真的肖像。他恰当地肯定了朱尔·康崩在阿尔及利亚、保罗·康崩在突尼斯所采取的良好创新措施。他着重指出了保罗·布尔德在突尼斯经济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布尔德驰骋在斯法克斯草原时，惊奇地发现在那里遗存着许多古代榨油坊的废墟，即提倡恢复橄榄树的广泛种植；他凭着天赋灵感早就说过，这是罗马凯撒们有计划的创举，而我在 1906 年发现的那项规定在荒地上种植小灌木丛的哈德良^①法令，则证实了他的卓越的预见。总之，作者在叙述现代史实时表现了他的理解能力和公正态度，因此作出了最难能可贵的明确判断。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完全同意作者对魏刚的热情而又公正的赞扬，作者同时还列举了魏刚为了使报复行动取得胜利而预先作好充分准备，他在暗中收集的物资、武器和兵员的数量。作者列举的这些数字所具有的说服力，并以朴素而又令人信服的雄辩对这些数字所做的说明，是我曾经

^① 哈德良(76—138)，古罗马皇帝。——译者

读过的任何其它著作所不能与之比拟的。但是，我急于想转到作者的结论——以质问形式提出的“如今呢？……”这一章。因为，它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深思，甚至焦虑。

佩鲁东先生在提出问题以后，谦逊地没有用明确的预言加以解答，他使我们徘徊于恐惧与期望之间。我秉性乐观，将大胆地提出我对未来满怀信心的理由。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似乎使法国人只能在棺材和提着旅行箱滚蛋之间作出选择，对此我无疑感到痛苦。但我决心远离政治，不再去探讨是否有其它方法可以取得一个比下述情况好一些的结局，即要把“亲法分子”抛弃给他们的敌人，任其报复，而我们的同胞不仅不致于被剥夺了财产，还大规模地撤回到“六边形的国家”^①来。然而，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任何殖民化，由于它推动进步和不断改良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可是到头来终将被自身的成就所毁灭。里奥戴认为，摩洛哥的保护制除了将摩洛哥人引导到建立一个政治上成熟的自治政府以外，别无其它目的。而在他以前，弗雷佩耳

^① 法国国土呈六边形，意指法国。——译者

主教阁下早在 1885 年议会中反对远征东京^①，他预言：远征将会自食其果，总有那么一天，殖民地人民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水平被法国提高以后，将会要求法国撤走，必要时还将用武力来摒弃那种他们从中得到过好处、却认为必须加以取消的保护制。况且，自从 1870 年甫斯特耳·德·库郎歇^②向觊觎阿尔萨斯的泰奥多尔·蒙森^③提出了震动人心的反驳，即国家的根本统一不是基于共同的语言或古老的法律，而是基于国民的意愿；而这个真理又被 1918 年的胜利者宣布为一项信条以后，人们还有什么权利能援用它来反对上述要求呢？自决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词汇，然而，从它所掩盖的事实来看，实现自决是不可避免的，全部的问题在于，它是否能使新的独立者和老的殖民者之间确立一种协作和友谊的关系。

* * *

乍一看来，柏柏尔人无数世纪的守旧似乎是

① 此处指越南北部地区。——译者

② 甫斯特耳·德·库郎歇(1830—1889)，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古代世界史和法国中古史多种。——译者

③ 泰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古罗马史著作多种。——译者

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佩鲁东先生正是强调了这一点。可是，柏柏尔人经常在将这种固步自封和他们永远有用的、善于接受以及独特的同化能力进行协调。这种能力，可以同连续不断的统治权力对他们具有民主精神的部落所施加的影响发生同化，他们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屈从这种统治权力。例如，卡比尔妇女在帐篷里制作的陶器，就采用了“沿海各族居民”的、代代相传给她们的制陶艺术。此后，柏柏尔人学会了布匿语，并接受了统治迦太基阴森的万神庙的全能神观念。迦太基政权于公元前 146 年崩溃，柏柏尔人便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将巴阿勒·哈蒙的可怕权力和教仪转移给了萨图恩。在五世纪，圣·奥古斯丁经常在希波城郊听到人们讲布匿语。当罗马不再存在皇帝时，一位摩尔人出身的、名叫马斯提埃斯的前帝国边区 *praepositus*〔司令官〕——我曾经公布过一篇在阿里斯发现的用拉丁文刻写的颂扬他的铭文——对罗马事业仍表示极端忠诚，以致竟敢面对汪达尔人，于 476 年在奥雷斯山边境地区为了他的利益重振罗马皇帝的声威。最后，我于 1928 年偶有机会在沃卢比利斯城辨认过一块城市

praepositus 的墓志铭,它用拉丁文编撰,上面刻有基督教徒的戳记,并注明日期是 665 年。由此可见,与非洲外部世界隔绝了三个半世纪的柏柏尔人,在 665 年,即阿拉伯人最初入侵马格里布这一年,仍然信奉罗马的遗风、语言、官衔和基督教;而基督教则受到阿里乌派教义的影响,这是因为汪达尔人为了躲避贝利萨留的屠杀而把阿里乌派教义一直传播到了大西洋,因此基督教在闭关自守的柏柏尔人中间也在演进,并转变为朴素的神学意识,这样就有可能使那里的基督教同集结在非斯城伊德里斯王朝奠基者周围的伊斯兰异端教派接近起来。

今天,当地的土著为何不能使伊德里斯王朝的阿拉伯人与沃卢比利斯的现代罗马人重修旧好呢?不久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友谊,原是实现这种团结的一个机会。可惜的是,克列孟梭被凡尔赛条约签字前的争论弄得疲惫不堪,因此错过了这个时机。但这种团结毕竟在整个马格里布产生了多么令人喜悦的回响啊!从 1914 年到 1918 年,出现了一些动人的场面,所有的隔阂全都消除了,在北非,那些没有被征召入伍的阿拉伯

人，承担了他们的已奔赴马恩河流域的邻居——移民的开发工作；在法国，老年移民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也以相同的激情给征召在法国军队中的阿拉伯人帮了同样的忙。1919年，邮船不断驶往北非，在甲板上好象不久前在战壕中一样，挤满了有着同样伤痕、同样肩章和同样奖章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那个时候，如果议会能够预先以1947年勃鲁姆-维奥莱特草案的精神，给所有军人以同样的法国公民身份，那么，导致那项亲如手足的“非殖民化”的改革，肯定会在共同胜利的欢乐和自豪的气氛中被顺利地接受的。

机会错过了，就很难再抓住它。倘若我们就此灰心丧气，那就错了。文明的善行是不会走向反面的。正如佩鲁东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当这种善行愈接近于重新开花结果的时候，下述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在经济需要的压力下，加上缺乏一个真正的圣职组织，伊斯兰教终究会被迫变得柔顺起来，“向世界开放”，并与之相适应。以我们的语言为媒介，我们的观念、抱负和制度最后必将占居优势；在将来，我因年迈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我有充分理由可以预感到，马格里布的穆斯

林在倒向东方阵营以后，还是会重新回到西方文明中来的，因为我们已使马格里布的穆斯林习惯于西方文明，以至于其中最优秀的人物甚至终于从心底里热爱这种文明了。

热罗姆·卡科皮诺

前 言

我想在以下篇章中提出一项有关马格里布的综合研究。我认为我从事这项研究，只是因为我在不同情况下曾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居住过四分之一世纪而已。有些卓越的学者已将他们的毕生精力贡献给马格里布的研究。他们已彻底探讨过马格里布历史的实质。继他们之后，对马格里布的历史进程理应不作深奥的论述。然而，他们的后继者还有这样的任务，即联系今天，一直在扰乱世世代代的宁静社会的今天去作出解释。从许多历史事实中，经过分析，得出一些固定不变的结论，从而使人们设想：马格里布的历史固然如此混沌，却有一种确凿、但不稳定的同一性。在马格里布三个国家相继担任行政职务之后，只能更加坚定我的这种看法。

查阅阿尔及利亚总督府以及突尼斯和摩洛哥总监府的档案，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我更得益于

斯特凡讷·格塞尔、热罗姆·卡科皮诺、保罗·蒙索和夏尔·迪耳的研究。这些无与伦比的大师，已将迦太基时期和罗马、汪达尔、拜占庭时代作了充分的揭示。至于伊斯兰教，我对其虽非完全陌生，但参阅了威廉·马塞及其弟弟乔治·马塞、直觉的幻想家埃·费·哥提埃、夏-安·朱利安和罗歇·勒·图尔诺两教授的著作以后，我感到懂得了很多东西。关于毕若，我必须感谢保罗·阿臧将军；关于保护制下的突尼斯，我应感谢大会议员阿尔蒂尔·佩尔格兰先生以及专著作者罗歇·卡泽马若尔，后者的著作已由突尼斯摄政府分成几册发行。最后，还要向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教授、阿尔及尔文学院前院长菲利普·马塞及其学生、阿拉伯语专任教师让·布维埃先生致谢，菲利普·马塞对伊斯兰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具有直接的知识，因此他的教学工作一贯生动活泼，而在我重新对古兰经，即万物由来的唯一源泉进行研究时，让·布维埃曾给予指教。

马·佩

第 一 部 份